



孙 禹

/ 著

黑蝴蝶

Hei Hudie

蝶

短中
篇篇
篇篇

小
说
集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孙禹 / 著

黑蝴蝶

Hei hudie

——孙禹小说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蝴蝶:孙禹小说集/孙禹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650-2911-0

I. ①黑… II. ①孙…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0430 号

黑 蝴 蝶
——孙禹小说集

孙 禹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人文编辑部:0551-62903310	印 张	30.75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字 数	503 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2911-0

定价: 4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黑蝴蝶（长篇小说）	(001)
残阳如血（中篇小说）	(143)
诞生交响乐（中篇小说）	(167)
三桅船（中篇小说）	(218)
抖抖老太（短篇小说）	(263)
都是笑话（短篇小说）	(269)
无言（短篇小说）	(280)
财迷老嫗（短篇小说）	(285)
远逝的旋律（短篇小说）	(296)
斗室君子（短篇小说）	(310)
船从雾城起航（短篇小说）	(321)

【附录】

温故乡愁（散文）	(328)
大象无形（散文）	(350)
雄性的冈底斯（散文）	(375)
喀什，我丢失了什么？（散文）	(386)
大音希声（随笔）	(425)
活一回（随笔）	(433)
人性，狼性（随笔）	(445)
现实题材歌剧的集结号（随笔）	(459)



黑 蝴 蝶

【自序】 自焚的壮丽

—

我不知道，在人的生命历程中，还有什么能与刻骨铭心的爱情相提并论？

在人类的情感世界里，始发于异性相吸、男欢女爱的本能，升华于自我泯灭的人性最高境界，正是历代小说家诠释人性的真谛、揭秘生命工程的最高使命。一位美国好莱坞的著名导演曾说：“我很难想象，一部文学和电影作品，完全失去了爱情成分，将如何使读者和观众动容？”然而，如果读者在小说《黑蝴蝶》中，看到的仅是情欲与毁灭，这对于作家来说，不啻就是一种深刻的无奈和遗憾了。

二

在我用整整三年的时间，构思长篇小说《黑蝴蝶》之初，直到现在，仍旧无法确信，不惑之年的我，竟会在异国他乡，遭遇了一次刻骨铭心、却又无法归类和界定的爱情经历。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诗蝶，不仅在异国他乡与我邂逅相遇，而且在年龄上与我隔代。

当我在卷首写下心声的一瞬间，一切在我传统思维中的梗阻、消化素材时的心障和无法定位的爱情模式，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曾经在德国南部那个名叫维尔斯堡的小城



中，楼顶上有着一扇斜窗，自称为“袖珍公寓”的那个狭窄逼仄的空间里，所经历过的一次次值得我终生纪念的爱情滋润。而那个被我隐喻为“黑蝴蝶”的少女，以她二十岁的灵性与肉体，以及隔代爱情的稚嫩与纯情，在我记忆中燃起的篝火，至今仍像暖流一般，在我模糊与清晰的意识中，一如昨日，时常抚摸着因孤独和挫折、在我心底里刻下的许多无形的创口，并使我每每忆起，便血脉偾张。

但不知为何，我从开始结构小说并为它命名时，竟情不自禁地想到了黑色与毁灭。更使我诧异的是，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的眼前从未间断过无数只精灵似的黑蝴蝶那翩翩炫舞时的绝妙情态。当小说的字里行间油然溢出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阿列寇》歌剧的音符，又渗透了曾让国人潸然泪下的《梁祝》旋律时，我百思不得其解，是谁，给了我如此的神力，竟在稿纸的方块之间，燃起了生命的激情、音乐的灵性、肉欲的升华、美丽的毁灭……

我庆幸自己，始终没将这部昭示着肉欲的挣扎、灵魂的博弈、精神的沉沦与升华、理性的毁灭与重生的爱情小说，写得猥亵晦涩、俗不可耐。我想，这也许正是我对纯洁的爱情与生俱来的一种神圣的敬畏，才使我的故事与文字，拥有了神赐般的空灵与唯美。当我以鲜活的想象力，写出那数以万计的黑蝴蝶，恰似徐徐渐进、溶化开去的泼墨，将高悬夜天的一轮皓月全部吞没之后，那种奇妙的“蒙太奇”效果，竟让我撞上了平生罕见的“月全食”。我想，这种“匪夷所思”的魔幻，完全来自于我对这个既属于我、又属于千万读者的爱情故事，从一开始便拥有的虔诚……

三

面对那只永远栖息在我记忆深谷中的黑蝴蝶，我至今依旧不明白，我在异国最孤独时候，那不期而至、从天而降的爱情滋润，对我的一生究竟是一种福祉，还是一场悲情？尽管如此，我却明确地感悟到，那个从一开始便意味着黑色与毁灭的少女诗蝶，不仅给我带来过灵肉的极端快慰，而且正是她的情愫，才使



我的生命不虚此行。她用纯净的温存、炽烈的激情，使我彻骨地悟出，什么才是“感恩”！正是这两个方块汉字，竟让我在三年创作的困惑中，犹如醍醐灌顶，幡然猛醒，瞬间找到了这部小说创作的“灵魂”，以及创作这部小说的全部意义。

在终于找到小说的“灵魂”之后，仅用了三个星期，我便完成了这部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整个过程，虽然有时感到生不如死，但心灵却如沐浴明媚的阳光，文字恰似如歌的慢板。我想，每一位作家，只要对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有一种纯粹的虔诚与感念，都会共享这种遁入“化界”的迷醉。

四

小说写完后，我便交给一些知己阅读，他们除去对一些细节的质疑之外，无不表示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不仅仅是对小说中各种人物命运的同情，更多的是对小说的结构手法，诗蝶灵性的象征符号，即“黑蝴蝶”不断呈现的魔幻过程，以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俄罗斯歌剧《阿列寇》之间那种融会贯通的交替使用等等，都表示出极大的惊奇与感佩。许多朋友读到动情之处，竟潸然泪下，数度诘问作者：是稍有虚构还是全部真实？对此，我只能如此作答：“时下，爱情小说早已泛滥成灾，倘若此篇虚构太多，岂能让各类读者流下眼泪？”甚至有从事电影工作的朋友说：“这是一部有着强烈视觉艺术特征的音乐小说，小说本身就是一部唯美的悲剧音乐电影……”

面对诸多赞词，我欣慰，但并不陶醉。我所期待的是，一俟小说出版，是否会引起人们关于人性认识价值的深层思考，以及悲剧的大痛之后给人们带来的觉悟与反省。因为，女主人公诗蝶的悲剧，既不同于小仲马笔下的《茶花女》，又不同于《桃花扇》中那位清代的青楼女子，为了节烈触柱而死，血溅纸扇……

如果说《茶花女》中的维奥丽塔为情而死，那么诗蝶的赴汤蹈火，就是不得已的咎由自取。如果说那位血溅《桃花扇》的青楼女子，拼死一撞，便从更深的意义中寻回了贞节；那么诗蝶为报父母的养育之恩，面对在劫难逃的黑色毁灭，飞蛾扑火，羽化成蝶，就不得不使作者为她击节呐喊了。



五

无论是“茶花女”感天动地的悲情，还是“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壮举，抑或是窦娥的冤沉海底，催化了六月酷暑的“雪大如席”，她们无疑均是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滔天情愫，撞击着人类性情中的精神柱石。然而，与以上烈女相比，诗蝶悲剧的必然宿性，就显得纯粹了许多。围绕着诗蝶所有的悲剧因素，不过就是：父母出于天性，对独女的溺爱，终极目的不过是想让她过上一种“女孩要富养”的奢华生活。但他们也许不曾想到，这种“租赁”来的奢华生活，将向他们索取何等昂贵的代价？最终，女儿在父母最终无力偿还债务、即将银铛入狱、面临被枪决的下场之后，别无选择的诗蝶，唯有用肉体和本能，面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来一次彻头彻尾的“青春祭奠”。这种“飞蛾扑火”似的自焚，青春祭奠般的凤凰涅槃，让少女诗蝶倏地拥有了悲剧实质性的异峰突起，以及对生命本体拷问的深层意义，从而更使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孝悌意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再次被演绎深化到了极致。

六

直面儒家文化传统几千年的积淀，以及诗蝶为报养育之恩，最后深陷“艾滋病”的渊薮，作者极度地惶悚了，到底是儒家文脉的潜移默化，导致了诗蝶在劫难逃的厄运？还是她从一开始就心甘情愿地承受了由自己亲生父母一手导演的悲剧？那么它的答案到底在那里？唯有读者才会通透与会意，只有读者，才是作品真正的上帝。

诚然，任何一个成熟的作家，是绝不会止步于故事的血肉表层，而舍弃解剖人性内核中的筋脉与骨骼的。这，正是作者自我的较量与最终破窍的终局。

诗蝶为何要对比她年长二十岁的“我”情有独钟，以身相许，进而对“我”的痴迷，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难道她仅仅是对身处异乡的亲情渴望、思乡的煎熬，有一种挥之不去又无从突围的饥不择食？倘若果真如此，她大可不必在许多的异性追



逐之下，最终只选择了“我”这样一位隔代的长者、生死疲劳的艺术家，一个终究不能将这种感情准确定位的中年男子。

究其根本，诗蝶与“我”不仅仅是艺术的同道，更是一对在异国他乡不期而遇的艺术寻梦之人。这对在心魂深处共奉着同一盏艺术神灯的男女，岂有不“心有灵犀”、干柴烈火、一点即燃之理？更不是世俗的阻隔、年龄的差异和经历的迥异能够人为地剥离和撕裂的。

然而，这对在异域邂逅、相濡以沫的“心灵舞者”，假如换在国内，充其量不过就是一场毫无悬念、“朝露”似的风花雪月罢了。

七

无论《黑蝴蝶》中的少女诗蝶是否未卜先知，在她从事皮肉生涯仅几年的时间里，竟无法避免地遭遇了二十一世纪的“黑死病”艾滋。当这个让她始料不及、怎么也不能接受的事实，犹如晴天霹雳朝她迎头砸来的时候，一切悔恨与怨艾都为时已晚。艾滋病毒在她曾是多么美好和年轻的躯体上所引起的并发症，在屈指可数的日子里，将她的雪肤玉貌、秀发飘逸，竟蚕食得荡然无存。

假如诗蝶真的无悔无怨，她绝不会在生命垂危之际，拼力再吟李白的绝句。如果她真是视死如归，何以在弥留之际，再度深情地眺望，曾使她魂牵梦萦的德国南部那座精巧可爱的维尔斯堡小城，连同那间每每让她颠鸾倒凤的袖珍公寓……至此，作者从心底里向她发出的最为绞痛的哀悼，并不仅仅是为她早逝的青春和生命，而是她直到死去，也不曾明白，她到底应该恨谁？

八

当八宝山焚尸炉的烟囱里飞出阵阵白色骨灰的时候，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幻化出一群群扶老携幼、拼力呐喊着的黑蝴蝶，缓缓地将整个世界罩进那遮天蔽日的黑色雾霾之中，作者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巨大悲情，从胸腔中发出的怒吼，足以使鬼神同泣……



黑蝴蝶，为了完成一次生命的涅槃，义无反顾地朝着烈火中纵身一跃。少女诗蝶，为了成就一次孝悌的人性辉煌，完成了一次以生命为代价、在黑色烈焰中羽化成蝶、自焚的壮丽。

而作者，竟用椎心泣血的泪水和自己的双手，将诗蝶青春年华的美丽生命掰碎之后，去供读者“裸观”的残酷之中，缔造了一种悲剧的大美和撕心裂肺的灵魂再生。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经·关雎》

破 蛹

天上挂着一轮大若铜锣般的金色月亮，在异国他乡这杳无人迹、万籁俱寂的子夜时分，月光洒满我的窗口。诗蝶背靠着那轮金色的满月，一脸二十岁少女的虔诚和率真。她凝视着我，用双手松开紧束的长发，此刻，我的心里一派安宁……

诗蝶从容地脱去紧裹着上身的白色羊绒毛衣，以舞者的姿态，优美地舒展长臂，用右手指拨去散落在脸上的长发，再将左手伸到背后，解开蔚蓝色的乳罩，露出她胸前那两颗浑圆而茁壮的乳房，犹如两只汁液丰盈的莱阳梨。她朝着痴傻着的我，鲜活而渴望地奔过来……

万万不曾想到，年逾不惑的我，竟会遭遇一次平生从未有过的“爱情”。至今，回首那一个个叫我刻骨铭心的日日夜夜，总是恍若眼前的美好瞬间，我终究无法确认，那种颠鸾倒凤、狂起狂落的激情汹涌，究竟是人性的怎样的一种情愫？性爱？情爱？兄长般的怜爱？抑或父亲般的溺爱？

第一章 梦 魇

如同一具行尸走肉，我在火葬场的长廊上踽踽独行。与我擦肩而过的人，全似僵死的尸体。散发着“福尔马林”气味的阴风，拂面而过。一只



通体漆黑的蝴蝶，引领我行往一个神秘的去处。早晨八点钟的阳光，在这万物肃杀的初冬，顺着斑驳漆落的窗棂，滑落在我的脸上，将我笼罩于槁木死灰的气息中。眼前，一只硕大无朋的黑蝴蝶，奋力扇动着那对透明的翅膀。它那风情万种、窈窕丰腴的腰肢每一次奋力的腾飞，都在这虚无缥缈的空间，溅起一阵女性荷尔蒙的红晕，那双死魂灵似的双眸，被铁灰色的朝霞，映照得诡异有神。

临近火化车间，黑蝴蝶明显激昂起来，它上下翻飞，嘴里竭力地呐喊，全身疾速地旋转着，仿佛凌空而起的泼墨。在这团黑蝴蝶幻化成的“泼墨”那疯狂和绝死的舞蹈中，我听到了它那泣血的高歌。

我头颅上的黑发，根根直立如针如刺；我体内的骨节，在错位裂变；我血管里汹涌的热血冲撞奔腾，发出骇人听闻的异声。我腑内的心、肝、脾、胃相互撕扯绞动，殊死地搏斗着。我腰间的那两只令男人无比雄健、猥琐、坚韧、懦弱的肾，让我复归成一个精血旺健、阳刚过剩的伟岸男子。

黑蝴蝶泣血高歌依旧，朝着那扇敦厚而紧闭的铁门迎头撞去。于是，我踏着粉碎的翅膀、扭动的腰肢和鳞片似的碎眼、蠕动不止的丰乳肥臀，大步入境……

我知道，那张洁白无瑕的床单下，覆盖着一具不满二十三岁的年轻女子的尸体。你肉感充足的唇边，有一颗漆黑锃亮的黑痣。你性格中所有的特征，似乎都凝聚于这个黑痣之中。你那一头瀑布似的披肩长发，每一次被我攥牢于掌中，仿佛瞬间便有了灵性，变得鲜活而富有弹性。我知道，那张洁白似雪的薄单下，躺着一位聪颖灵秀、酷爱唐诗宋词的美貌女子。你那双传神的硕大眼睛，依旧明澈如溪……

我比谁都清楚，那张天使衣衫般洁白的盖尸布，正是你一生酷爱的颜色。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那个精美得太不像话的小城里，你依偎着我的肩头，坐在湄茵河畔，听着潺潺的流水声，仰望山上的古堡，我们多少次耳鬓厮磨窃窃私语：

“你最心仪的颜色是什么？”

“白色。”

“为什么？”

“它显得是那么洁身自好！”

初夏的微风，不，是维尔斯堡湄茵河畔，那略带“福兰肯”葡萄甜味



的微风，拂弄着你的飘逸长发。我们总是坐在一张绿漆斑驳、古色古香的木椅上对话。那时，古堡顶端的风车，便开始了咿咿呀呀的低吟浅唱。

“你掌握了德语之后，想做什么？”

“上维尔斯堡大学。”

“大学毕业后呢？”

“回国，去一家由德国办的外企工作。”

“为什么非得去德国公司？”

“我喜欢德国妇女那种样子，不，她们是我的偶像。”

“为什么？”

“德国职业女性的神态和衣着……酷极了。”

“窈窕的身材，淡漠的表情？”

“不，是她们那雪白的衬衣和独立不羁的冷峻气质！”

多少次，经历了这样的对话，我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记得吗？每当我无比幸福地偷觑着你时，你的双眸就变得炯炯有神，你凝视着对岸的灯光，入定一般纹丝不动，俨然桥头上那座少女狮身雕像。

“你想过没有，学成之后，留在德国，结婚、生子？”

“从来没有。”

“为什么？”

“我父母只有我这个独生女儿，我欠他们太多太多……”

“他们将来可以移民吗？”

“我家乡的那个城市比这里更好，人称‘天府之国’。”

头顶上的风车似乎极以为然，咿咿呀呀的木质摩擦声，宛若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吟唱着一首古老的圣歌。

但此刻，我却椎心泣血地感到，躺在那张洁白无瑕薄单下的你，不，是你的尸体，已不堪入目，仿佛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被污浊之气、病毒之害、霉烂之菌毁于一旦。

你的那头浓密丰厚、光彩照人的秀发呢？仅仅不到三年，竟然全部脱落，仿佛蝗虫掠过的彩色田野，赤壁千里。是的，我曾说过：“用你茂密茁壮的黑发扎成的大辫子，取下它，可以让任何一家德国国立歌剧院的发型师叹为观止。”……咱们中国的女性中，不知多少人里才能有如此造化，生出你这样一头乌黑的秀发？你的天下无双的黑发呵，就是你的一种成就、一种荣耀、一种勾魂摄魄的魅力。你瞧，你是多么富有魅力？



你的那双即使永远静默着，也会使所有男人心智迷乱的大眼睛，现在，它们竟是如此干枯、昏昧。纵然它紧紧锁着，仍犹如两颗晶莹剔透的稀世宝石，藏匿在黑绿色的污垢深处……

你那柔软而饱满的双唇，曾叫我神魂迷乱、骨软筋酥。而今，它那多汁的肉感、绵软的实体早已荡然无存。失去庇护的牙齿，永不再洁白如玉。你的那颗上唇右边的黑痣，依旧顽固地逗留在那里吗？它是一颗会弄情、会风流、沾尽日月之菁华、万物之灵性的活物呢？是的，我曾说过：

“初见你时，一看到你唇边那颗明晃晃的黑痣，我就知道自己撞上了一个《聊斋》中的狐狸精……”

你一扬眉毛，上下嘴唇左右一撇，顺便吹去额下一撮刘海后，随即答道：

“不对，你说的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林妹妹弱不禁风，你健美得像一头母马驹。”

“一位作家说过：‘男人这辈子，不遇上个狐狸精活着还有什么劲！’”

“那你自认生性风流了？”

“我生于阳春三月，桃花盛开的时候……”

于是，你唇上的那颗“美人痣”，便溢出一种桃花般的馥郁。你往昔的一切，在我的记忆中，竟是那样完美，完美得恰似一个永不褪色的春梦。

第二章 独 白

诗蝶与我初识，刚过完二十岁的生日。

毫无疑问，我与她是不折不扣的两代人。在我眼里，她像是一只绒毛未褪的雏鸟。从开始的几次接触中，我便认定，与这样一个全身“萌气”十足的“美眉”，是决然不会产生爱情的；更无法想象，有朝一日她会成为我的妻子。诗蝶与我在德国南部那个教堂林立、石桥古堡随处可见的小城邂逅时，正是我一生中最枯索、最疲惫的生命时段。

我难以想象，有哪一位姑娘像诗蝶一样，有着与生俱来的乐观和好奇。不可思议，谁会像她一样，总是那样的快乐和朝气蓬勃，笑口常开，人未到笑声先闻。她走起路来，一蹦一跳，手舞足蹈，俨然是一个“舞蹈症”患者。



我印象中的德国天气，难见晴朗，总是阴霾笼罩，凄风苦雨。于是，巴伐利亚州和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竟是以年轻人自杀率居高不下而闻名于欧洲。但无忧无虑的诗蝶，似乎对这一切决然罔顾。无论她走到哪里，哪里便有春天和笑声。异国他乡的陌生，在她那双纤尘不染的双眸中，屡屡变得新鲜与猎奇。失业的危机以及西洋歌剧对于一个东方人那种难以尽述的艰深，常压得我喘不过气。但一俟诗蝶出现，一切便烟消云散……

对德语的恐惧、对异国习俗和饮食的不适应，每每让人痛感愚钝。但一遇上诗蝶那种“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率真及“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孟浪，骤然使我觉得从一个年龄陡增的老生，复归成一个翩翩少年。我在品味和赏析诗蝶乐天性格的同时，也常常自问：究竟她是承接了父母谁的性格呢？这种感染力极强的欢乐秉性，也许压根就不曾是血脉遗传。

也许是天赋，也许是涉世未深，也许是其本性的单纯，使我无法确信，我与这样一个单纯得如同雏鸟一样的少女，会产生实在的爱情。然而，我却在劫难逃。

命中注定，我要在这个闻名于整个欧洲的天主教小城中，经历一生中全部的枯索和孤独。

那是一间十平方米不到的阁楼小屋，顶部像被一柄巨剑劈去一半，一经推拉便吱呀作响的木窗斜置于墙壁上。顺着窗棂的缝隙，我可以清晰地瞥见不远处那一座黑黝黝的双尖塔教堂。教堂对面，便是市立音乐学院，那座带有“现代”意味的典型德国建筑，毫无音乐和艺术想象力的遗韵，与对街上那座造型精美、外观堂皇气派的神学院——哥特式的雄伟建筑相比，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我的这套自称为“袖珍公寓”的阁楼小屋，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写字桌，一把德式扶手雕花镶纹的简易沙发，几乎占据了整个卧室的空间。早已无法辨认颜色的地砖上，铺着一张我从“跳蚤”市场上用一马克买回的手织线毯。另一把轻坐缓拧便会散架的木椅上，覆盖一张深紫色的浴巾，上面放着我赖以与外界联系的电话机。在这个我舒展腰身和挪动时，一不经意就会四处碰壁的空间里，写字台、电视机和书籍及歌剧曲谱等杂物，蛰伏在各个不可能再精确合理的杓晃里。这常常使我感到设计者潜在的幽默。在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卧室中，竟然还有一扇雕花的玻璃木门。卧室外的空间，狭窄得近乎荒唐。这样一个叫我多次碰



疼脑袋的空间里，居然还拥有挂着一张塑料挂帘的洗浴处和另一扇门的卫生间。洗浴处和卫生间的过道处，有一方凹进墙里的四方空间，空间的四壁上，竟有几条长形木板搭制的依托。那上面摆着我赖以生活的全部炊具，以及烹调做饭的所有佐料。那三块木板搭制而成的“橱柜”下，蛰伏着一个几乎和这个城市历史一般久远的冰柜。冰柜坚实而倔强，仿佛德国人的面孔，阴沉而麻木。每一次冰柜开始制冷，便发出哮喘病人似的呻吟。多少次，当这个“哮喘病人”沉默得太久，我就朝它踹上一脚。于是，它在那种被黏痰噎住的死寂中，便传出呼呼噜噜的喘息。沉重而笨拙的冰柜上，仅有一盘以电制热的炉灶，多少次，在这盘烧灼的炉灶上，我为自己和诗蝶制作了丰美的菜肴和面食。那一味味从故乡带来的佐料，被我精心地搅拌于带有思乡情结的麻辣鸡丁、回锅肉之中。对家乡美食的苦恋，曾让我们一阵阵心悸。诚然，我所烹饪的中国饭菜，绝不可能和故国任何一家餐馆的菜肴媲美，却屡屡得到久立于我身边的诗蝶那一阵阵发自内心的溢美之词。我从诗蝶倾心而诧异的表情中，得到过无数次的满足和欢悦。我们不仅是在完成一次果腹的原始过程，而且每一次都有一种对中华饮食文化的重温。我不可思议，诗蝶的这些赞誉，怎么会使一个不惑之年的男人，在稀松平常的生活琐事上得到一种颇有成就感的满足。她那并不刻意的喝彩，更不是为了一次饱餐的赞誉，仅是一种对故乡生活细节的重温和快意。

顺着我那袖珍公寓的斜窗望去，对面的大楼就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们的公寓。夏天来临，傍晚时分，那个四处楼壁环绕的院子里，便会传来巴伐利亚特色的手风琴乐声。老年男人们西服革履，张着缺牙的大嘴，吞吐着分辨不清词句的歌声，伴着双目呆滞的眼神向远方凝视……

老年女人们脸上浓妆艳抹，头上身间钗饰花朵满缀。随着音乐，她们忘我地翩翩起舞动着颤巍巍的身体，沉浸在尽兴的回忆之中。贴身保镖一样的护士小姐，警觉地四处环顾，不时蹲下身去，清理坐在轮椅上的老人们时常失禁的秽物……

不知多少个初夏，维尔斯堡山峦上的葡萄叶翠绿了，我仍不得喘息，又开始了新一轮夏季歌剧的背词默谱。在老人院从午后至傍晚狂欢的整个过程中，我被喧闹声干扰，烦躁得如坐针毡，竟在几个小时内无奈枯坐，无所事事。

老人们的欢笑和满足，直到天一擦黑便戛然而止，仿佛与太阳有约似



的匆匆收场。顿时，四周又是一派死寂。我似乎未卜先知，感到在经历这样一场狂欢后的陡然肃静中，必然隐藏着一种不祥的危机？第二天早晨，等我洗漱完毕上街采购的时辰，就有一辆“载尸车”停在老人公寓门口，几个用口罩及白色衣裤密裹的青壮男人，动作熟练地将一个僵硬的尸体抬上车去，然后疾驰而去。

每逢此景，回到小屋之后，我都会沉默久坐。时空仿佛凝滞，空气几乎枯竭，感官和肉体似乎遁去。此刻，我比任何一个时候都亟盼诗蝶赶快放学，飞到我的身边，用她那朗朗的笑语、浓郁漆黑的大辫子和神采奕奕的大眼睛，彻底驱散这可怕的死寂……

是的，终有一天，我也会双眼昏花，两腿枯瘦，垂垂老矣，一步一挪都将竭尽全力。终有那么一个时刻，我每一次的举手投足，都将是那么虚弱，落不到实处，触不及具体。长夜漫漫，一生中的蹉跎与坎坷，如同一部风剥雨蚀的黑白影片，被放映得支离破碎、颠来覆去。

每逢这种状况，在燃烧和狂乱之时，我就魂不守舍，惶惶不可终日。我似乎瞬间顿悟了，浮士德为什么要用智慧和知识去和魔鬼换取青春；我仿佛通透了，为什么秦始皇要遣徐福去蓬莱仙岛，冒死炼取长生不老的仙丹？是呀，我有太多的梦想未能实现，有太多的遗憾未能补偿，还有多少让我死而无憾的歌剧尚未身受。世上还有多少珍饈佳肴我从未品尝，多少神国异域我不曾领略；更有颜如玉、黄金屋、名满天下的辉煌、鲜花掌声的炫目，我都不曾真正拥有过。

究竟为了什么，我要画地为牢，苦守于这样一个斗室？晨钟暮鼓，苦练苦熬？我所钟情的西洋歌剧，到底是怎样一个风情万种的夏娃？那种永远看不到彼岸的歌唱境界，竟要用怎样一种头悬梁、锥刺股的磨砺才能入境？还有那种“学海无涯苦作舟”、对西语不精死不休的“自虐情结”，它们怎么如此的佶屈聱牙，艰涩难克？我，毕竟来自于使用方块文字和汉语拼音的东方古国，为什么非要被一种歌唱家所谓的“职业使命”所束缚、让一柄无法逃脱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旦夕不离地高悬于顶？

到底是为了什么，我选择的竟是这样一个连自己都不可思议的职业？我为何偏要在这样一个被喻为“死亡之城”里栖居？是怎样的一种深不可测、秘不可宣的神旨，迫使我面对自己的歌唱事业，严格得近乎偏执？是怎样的一种神秘的力量，让我无论如何怀疑、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的神圣使命，逼迫我万难不辞？



我的父兄，又有哪一个不在故国活得滋润怡然？我的同窗和亲友，未必非要经历这样一种“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般的炼狱之后，方能像活在天堂一般钟鸣鼎食。我这生死疲劳的心志、蜡炬熬尽才罢休的能耗，又有谁能感同身受？那种沧海中的孤泳、暗夜中的独行、山重水复的无望、灵肉间离的思乡，以及挥之不去的孤独与惆怅，何日才能抵达彼岸，苦尽甘来……

每当我陷入这种神志迷乱、无告无诉的怨愤、大脑癫狂得难以自拔的病态中，寂静的楼道里，一俟传来诗蝶的高跟皮鞋磕响的节奏声，顿然就使我脱离磨难。于是，我那年逾七旬的父亲，喑哑苍劲的劝慰之声，似又响彻了整个浩渺的空间：

“我儿，这就是你的命！但是，当你在一部歌剧成功时，那海涛般的掌声和无数向你掷去的鲜花，又是多少人能享受的呢？”……

每当从父亲给我的家书中，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仿佛都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取下肩头上那沉重而箍紧的木枷，心情豁然开朗。带着这样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我像一头冬眠太久的棕熊，蠢蠢欲动，爬出斗室，外出散步。

临楼的小街，狭长窄深。

两旁竖立着一根根间隔十多米的路灯。惨白的冷光，从橄榄形的玻璃罩中溢出，给这条名为“卡波兹勒”的小街恩赐了一些活力。我曾在这条德国伟大歌剧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百年前住过的小街上，数着阿拉伯数字，竟漫步过一百多个来回；也曾仰头在楼群的裂隙中，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似的拼命数着天上的星星。我每一次逼迫自己的散步，都要在他诞生一部歌剧作品《女巫》的楼前窗下终止。这座枯索无趣却爬满了青藤的低层小楼，曾住过那位连希特勒和李斯特都顶礼膜拜的歌剧巨擘。眼下，它虽已破败凋零，但窗台上却鲜花怒放，如同这沿街建筑物上的各个窗沿，无不被姹紫嫣红的花卉溢满。这就是我每每身临其境，都要从心底为之喝彩的德国的“窗口文化”，一如他们绿色覆盖面积达百分之九十的国土上那种举世罕见的“森林文化”，叫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伫立在瓦格纳旧居前，我的思绪变得清晰而深邃。我曾多次在心里反复自问：到底是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尼采影响主宰了瓦格纳的乐思？还是瓦格纳的《尼伯龙根指环》《女武神》《漂泊的荷兰人》将尼采的日耳曼民族纯粹主义，演绎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